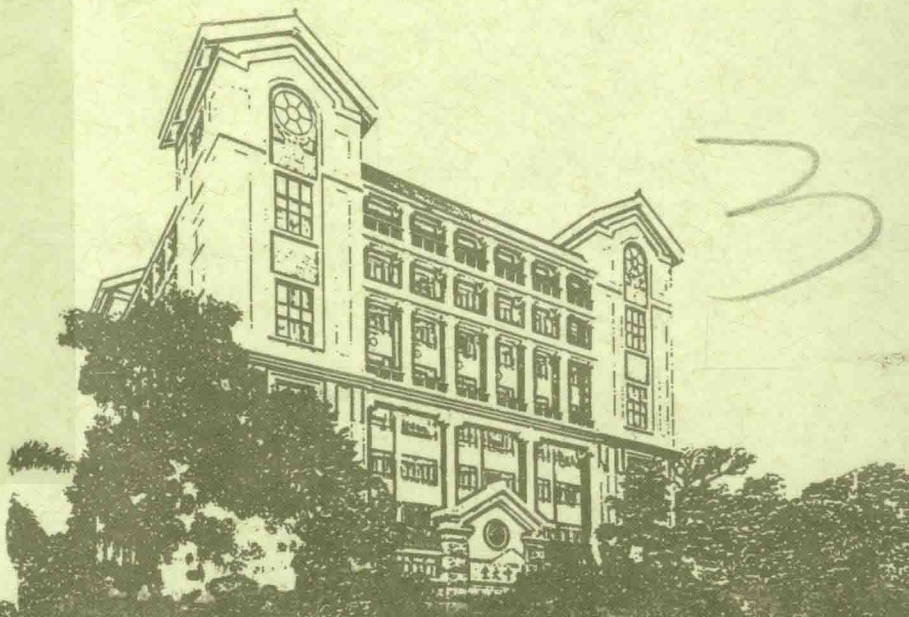


百练成篇

中山大学中文系百篇作文实践教学三十年的回响



中山大学中文系 编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百练成篇

中山大学中文系百篇作文实践教学三十年的回响
中山大学中文系◎编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练成篇 / 中山大学中文系编. — 广州 :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491-1287-6

I. ①百… II. ①中… III. ①汉语—写作—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1886 号

BAILIAN CHENGPIAN

百练成篇

编 者: 中山大学中文系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出版统筹: 谭庭浩

责任编辑: 陈盈璐

装帧设计: 邓晓童

责任技编: 王 兰

责任校对: 王 燕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汉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11.375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投稿热线: (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 (020) 87373998-8502

网址: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近年中文学科普遍呈现出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和被边缘化的趋势。如何坚持中文学科的传统，又能让中文系的毕业生凭借“一技之长”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立足，是中文学科本科教学亟需正视的问题。如果中文系毕业生笔头功夫不过硬，那将是极大的缺失；但如果没有正确的为人处世观，缺乏正确的价值判断，那更可以说是中文教育的失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培养本科生过硬笔头尤其是过硬思想这两大问题的最佳时机是入学的第一年。于是，我系于1986年首创了“百篇作文”写作训练实践教学，规定所有入学新生必须在大学一年级独立、手写完成一百篇作文（1986—1988年为每人150篇，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为每人100篇）。至今，这一实践教学已经坚持了将近30年。百篇作文写作训练渗透着传统的“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以及现代教育推崇的“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的教育理念。

内容上，百篇作文提倡学生擦亮心灵的眼睛，既向内勘探，挖掘个人内心的真情实感；也向外思索，敏锐观察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深入思考问题。体裁上，提倡学生写多

种文体的作文，但特别强调议论文要占20篇以上。从制度上尽可能保证每一位学生在理性思维与理性表达方面得到充分的训练，以适应日后以媒体、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为主的不同就业单位的需求。

百篇作文全年分四个时段提交，分别是第一学期中（11月15日前）提交15篇、第一学期末（1月10日前）提交25篇、第二学期中（4月15日前）提交30篇、第二学期末（6月10日前）提交30篇。总字数不得少于五万字，全部作文用中文系统一印制的专用稿纸手写。

在“百篇作文”写作实践的实施过程中，导师不仅是学生写作技能的指导，也是帮助学生从中学时养成的“要我学”式的应试教育习惯转变到“我要学”式的终身教育的思维方式的督导，而且是解答并帮助学生处理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与疑难问题的“博导”，更是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向导。

“百篇”举措的最重要的创新点可概括为“一举两得”。“一举”就是“百篇”举措本身，“两得”则是写作能力与心智品行的同步提升。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一举措使我系的每一位教师把教书育人落到实处，就是要通过这一举措把学生尽可能培养成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式的精英良才，就是要通过这一举措把我系一贯注重基本功训练、强调人格塑造的优良传统继承并发扬下去。

“百篇”举措的另一个创新点就是执着而长期的坚持。将近30年来，不乏干扰和诱惑，不乏冷嘲与热讽，不乏困难

同阻力，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并且我们还将坚持下去！因为，这种坚持换来了系友们无可估量的收获，也换来了人们的赞誉。还因为，“百篇”已经成为中大中文系特有的文化，已经成为1986级以后各届系友集体记忆中最闪亮的部分。

初步统计表明，近10年来，凡是到媒体实习的我系学生，以公开发表的文字为准，平均字数均在5万字以上。同学们都承认如果没有经过“百篇”的训练，三个月内能够发表如此多的文字肯定是无法想象的。

而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中文系系友对“百篇”的感言更是对该举措应用情况的最佳说明。2013年3月，为申报省以及国家“教学优秀成果奖”，我们向20多位系友发出信息，希望他们作为系友代表写一篇题为“我与百篇”的感言给母系作为本次申报成果的证明材料，未曾想一周内便收到1986级后各届系友的“百篇”感言达123篇，洋洋十几万字。也许，系友们对“百篇”的感言才是对“百篇”最好的诠释。“每一个同学都有一位导师指导百篇作文写作。也许外人无法理解，这对于一个初入大学的学子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于一个来到人生新阶段的孩子，他需要得到的不仅是技能上的提升，还需要获得离开家庭后希望找寻的温暖与方向。而为每一个学生配备的导师，不仅教我们写作，也让我们在思想上和生活上，感受到一种关怀。这正应验了那句‘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爱——就是母系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付昱，1990级，中国杯帆船赛管理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创始人）“一年的积累、思考、写作带给我们的不仅

有文字水平的提高，更有个人成长的喜悦。我们渐渐学习了聆听内心，学习了将心比心，学习了为人处事，学习了敬畏自然。”（梁弘立，2007级，东莞市国税局公务员）

看了这些由系友们写成的“新百篇”，才发现这是一部对每一位中文系本科新生极具说服力、感染力的最好的“百篇”写作指导教科书，也是一部百篇作文举措应用情况的最佳总结！我们期待所有中文系学子在系友们朴素而感人的文字中体悟中文人的坚守以及对母系的深厚情感，也希望大家在未来的“百篇”写作过程中通过自己勤勉的写作训练，从这份“1986级以后的中文人集体回忆”中获益！

像大跃进一样写作文

——中山大学中文系的百篇作文试验

南方周末记者 朱晓传 实习生 彭军淋

一年级一百篇作文；二年级八篇万言书评，一百篇古文诵读，三十篇指定篇目背诵；三年级一万五千字的学年论文……这些在别人眼里像大跃进一样的数字，是每一届中山大学中文系本科生的“规定动作”。

大二学生张萌（化名）是在一片“哗”声中开始大学生活的。这个来自边陲的姑娘，在2010年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前，从没想到这里会规定“这么多破玩意儿”：大一百篇作文，每篇800字以上；大二八篇书评，每篇参考资料不少于十种，还要朗诵一百篇古文，背诵其中的三十篇；大三再交一篇一万五千字的学年论文……

每年9月，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都要向新生们宣布这些“规定动作”，不出所料地，他总能收获“哗”声一片。在外面开会，现任系主任李炜也和别人提“百篇”，起初没人相信。有一年在中央党校，李炜刚说，“我们的大一学生每年要写一百篇作文”。一个高校领导就笑起来：“大跃进的时候就是这样吹牛的。”李炜接着说，“我们二年级还有八篇书评”。这位领导就大笑：“‘文革’的时候更是这样吹牛的。”

事实上这些“规定动作”，从1986年开始，如今已经在中大中文系进行了将近三十年。

你就放了我吧

中文系是张萌填报的第一个专业志愿，那时候她一点儿也不反感写作文。但当“百篇”要掰成四份分批上交的时候，她就立马“囧”了。

和其他同学一样，张萌从军训写起，然后写家人，写室友，写高中、初中，一路写回幼儿园。发现没有什么好追忆的了，就到了“创作瓶颈”。

按照百篇作文的发起者、戏曲专家黄天骥的说法，这个时候恰恰就是学生要进步的时候：“练笔就是练脑袋。‘百篇’就是要逼着你去观察，让你在没事中发现有事，有事了发现这个事的背后还有事。”

张萌只好随身带个小本，有点儿什么能成文的想法就赶紧记下来，临交作文前，再把这些想法“糊弄”成文。

交作文是个大阵仗，每到那时候，中文系宿舍楼就会有

一道壮观的风景：几层楼彻夜灯火通明，上百人集体埋头开夜车。一般的学生一晚上赶七八篇作文不成问题。据说最高纪录是二十三篇，由2004级的一个学生保持。曾经有一次，张萌奋战到早上六点，九点钟她去学习委员宿舍交作文的时候，看到还有人在蓬头垢面地奋笔疾书。

那时候张萌对“百篇”恨之入骨，但现在她表示“毫无异议”——大二不少课程要写论文，动辄字数三千，经历过“百篇”的张萌，感到“毫无压力”。

现在让张萌头疼的，是书评和古文诵读。按照导师的要求，书评要写八篇，每篇至少八九千字，要求引用十处以上参考资料；古文诵读一百篇，其中背诵篇目三十篇。期末，整个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朗诵比赛，另一边由几个博士生抽查背诵情况。这两项，和百篇作文一样是必修学分，不完成不能毕业。

要完成这些任务，张萌只能“少睡点”。张萌参加了两个社团，每周六早上打桌球，下午跳拉丁舞。平时没事儿还会自己画画。每学期她要选两门通识课，这学期选的是“西方音乐剧”和“世界之旅”，她觉得这些讲艺术和环游世界的课比唐诗宋词之类的好玩多了。

每周她能留给古文背诵和八篇书评的时间只有晚上和周日。晚上九点半下课，凌晨两点熄灯，在此期间她要迅速打水、洗澡、洗衣服，然后读书查资料，临睡前再背几句古文，第二天早上八点起床上课。周日她要是想出去玩，也得揣着本书，玩也玩得不安心，“痛痛快快玩一天，好像耽搁了很多东西一样”。

眼瞅着大二上半学年快要结束了，张萌的书评才写完了两篇，古文才背诵了几篇，这意味着2012年上半年，她必须睡得更少。

为此她和导师推过牌：“我真的不想搞研究，你就放了我吧。”导师耐心听完，说：“不行。”

毛泽东、林彪，不能相提并论

张萌喜欢写散文，大海、夕阳什么的，偶尔也写写“地球熄灯一小时”，算作议论文。议论文是“规定动作”，必须占二十篇以上。至于议论什么，没有规定。

中大中文系的档案室里存放着1998届以后所有学生的“百篇作文”。作文里讨论什么的都有：“余秋雨和任贤齐”“克林顿和莱温斯基有真爱吗？”“写百篇有必要吗？”

1999级有个学生讨论人们对待林彪的态度：“许多革命历史博物馆只悬挂九大元帅的照片，试图把林彪从历史中抹去；人们能对毛泽东的功过一分为二，为什么对林彪要那么刻薄呢？”这议论显然让他的指导老师有点不高兴，用红笔在作文一旁批注：“革命历史博物馆怎能陈列叛国者林彪的照片？”“毛泽东、林彪，不能相提并论。”

那几年，女生最喜欢讨论爱情，男生则不断讨论中华民族如何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取得伟大复兴，题目都大得吓人：《小议中国经济走向》《中国VS日本》……

1998级几乎所有学生都写到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一个学生写游行，说自己跟着人群上了街，才弄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满腔怒火顿时燃烧了，对美国人的愤怒一直持续到“9·11”发生。一个女生写道，她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的死能让周围的人那么兴高采烈。后来，这种“兴高采烈的仇恨”又转移到了日本人身上。

这几年谈家国大义的少了。有人写“跑酷”，有人写同性恋。张萌有一个同级同学，在几篇作文中连续写自己打网络游戏和玩动漫的心得。带她的老师是黄天骥。

2011年日本大地震的时候，这个小姑娘有感于日本人面对灾难的有序，写了《一个令人尊敬的民族——日本》。1935年出生的黄天骥是在日本人统治下做过“亡国奴”的，那时日本人在广州的十字路口设了许多关卡，黄天骥和父母路过时，总要给日本人鞠躬。日本人到过他家里，好在母亲和姐姐躲在别处。他显然为小姑娘的观点感到担忧，在作文纸上向她阐释起日本人的另一面：“这民族有狭隘的一面，暴烈的一面……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猛扑那些他们认为是弱小的民族。”

黄天骥也很能理解学生的想法，他明白一代人与一代人的不同。改了近三十年的作文，学生们的观点也时常更新着他：“有时候你后来才发现他是对的。”

一定要用“喜悦”

百篇作文起初不是一百篇，而是一百五十篇。数字是黄天骥定下来的。

黄天骥在20世纪70年代高考恢复后掌管中大中文系。那时高考已经相当残酷。学生们拼了命读书，一进大学立马放

松，和美国、欧洲刚好倒过来。

松了弦的大学教育有个好听的说法叫“培养素质”。黄天骥琢磨，学生光有“素质”不行，还得有“技能”，上大学总得有个吃饭的手艺。中文系的手艺，就是笔头利索。但是当时的学生，“连个检查都写不好”。

黄天骥试过很多办法，先是写读书笔记，但书目混杂，效果不佳。1983年他动员学生给解放军战士写两地书，希望练笔的同时也“培养思想”。对越自卫反击战后的小战役持续不断，两地书的对象就选了老山前线的一个连队。一百多个战士不打仗的时候就躲在猫耳洞里给学生们写信。虽然内容纯洁得一塌糊涂，但是有的女生还是和解放军叔叔“发生了一些感情”。

两地书只写了一年，信留下来编成了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答应作序，但书做起来已在1986年后，序言就换成了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来写。

1986年黄天骥第一次尝试实行“一百五十篇作文”。电影《魔侠传之唐吉可德》的出品人张全欣是那一届的学生。他回忆那段在宿舍光着膀子写作的日子，宿舍里六个人，几乎人人都被这个硬性任务“逼出了创作才华”。那时文艺氛围浓，学生互相攀比，不单比谁的作文好，也比谁看的书多——即便是男生，也会因为看过十二本琼瑶小说而在只看过十本的同学面前趾高气扬。

张全欣那年十七岁，浪漫到骨子里，偏偏分到的导师是教古文字学的，“每一个字眼都要死抠”。张全欣写“开心”，导师告诉他一定要用“喜悦”。张全欣觉得每次导师

来找他的时候就是准备来骂他了，逼急了的时候，他恨不得找一个钉子，把导师的自行车给扎了。

那段时间张全欣受意识流小说影响很深，于是连写了两三篇不带标点符号的尝试之作。古文字学老师的文体观受到了强烈挑战。张全欣搬出许多书，费了好大劲儿来做解释，导师最终还是没有为难他。这让他觉得，原来“老古板”也是可以交流的。

试了一年，写作文的办法被固定下来。一百五十篇作文，批改起来也不是个小数目，黄天骥要给每个老师额外补贴。补贴的来源是中文系在20世纪80年代独创的“刊授”教育——通过杂志教学生。中文系“刊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了1000万元收益，上交给学校700万元，自己留300万元。这700万元是当时整个中山大学经费的1/3。

到1989年的时候，“刊授”已经成了普遍经验，中文系也不再阔绰。黄天骥在那一年因故被暂调他职，老师们的补贴就此撤掉。“那时候学生已经尝到甜头了，就算撤了补贴，老师还是得改作文，否则学生不答应。”黄天骥说。

这孩子是不是心理有问题？

张全欣毕业那年，黄天骥把作文数目缩减到了一百篇。电脑在那一年进了中大，复杂的DOS系统吓住了黄天骥，他觉得要给学生留点时间来对付这新鲜玩意儿。

学生们很早就学会了电脑打字，但现在他们的百篇作文还得手写。1994届学生曾经交上来一批作文，“挤牙膏”的“膏”字有一半人写错。这让老师们下了坚持手写的决心。

手写字是有性格和情绪的，老师们读文识字，透着作文纸感觉学生的变化：这个学生恋爱了，那个学生不太合群，那个学生有点孤僻，全在作文里写着。

相比指导写作，老师们更喜欢和这些学生谈论生活。1998级有个女孩，一开学就在作文里写，大学期间要好好学习，“拒绝爱情”。这“自律精神”让老师也看不下去，在文末用红笔写道：“爱情是很美妙的东西……会使一个人全面地成长。处理好了，恋爱学习两不误。”

教现代文学的金钦俊曾经有个学生，在作文里热情洋溢地写他崇拜海子卧轨自杀。金钦俊觉得“思想倾向不对”，就写了一篇长文劝导。“我们老师用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去跟学生做思想工作，好像还没有做不通的。”谈到这件事，中文系党总支书记丘国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黄天骥推崇的“因材施教”也因百篇作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喜欢旅游的学生，老师指导他写游记；喜欢书法的，就介绍他和中文系书法最好的张振林老师切磋；象棋选手许银川进中大读书的时候，已经是亚洲冠军，系里先后安排了李中生和陈炜湛两个象棋老手来教他作文。许银川的作文内容就是棋局。2011年8月，《银川棋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不少底本就来自那时候的百篇作文。

上大学的时候，黄天骥接受的教育是前苏联模式的：“前苏联教育模式继承老欧洲传统，强调系统性。现在的大学里流行的都是美国实用主义的那一套，搞博雅教育。它的好处是容易启发同学，让学生有所创新。”

“百篇作文”“八篇书评”“百篇朗诵”逐渐完善，黄天

骥突然发现，无意中把三种教育串起来了——系统、实用、因材施教。

但还有许多问题等着解决。比如并非每个学生都能像许银川，被安排给最合适的老师。学生跟随哪位老师，都是随机的，而且前两年不能更换。后两年要是不提出申请，也就不换人，这是“全程导师制”。

“全程导师制”当然有利于学生和老师彼此更充分地交流，但有些时候老师和学生并不匹配。1997届有个学生王小波写小说，写了足足六七万字（也正是因为此事，系里才增加了“议论文二十篇以上，小说、诗歌三篇以下”的规定），带他的老师是教古汉语的，看着这个学生“诡异”的叙述腔调，忧心忡忡地跟别的老师说：“这孩子是不是心理有点问题？”

黄天骥还在慢慢试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如何把别人的东西和我们的东西有机地、巧妙地结合起来？这就考验教育工作者、理论家、教育学家的水平和思维了，我们需要慢慢地悟出一些东西。”

发表时间：2011年12月22日

目录

壹 少年梦 崭露头角 (1986—1995级)	… 001	留得枯荷听雨声
		沈胜衣 … 002
		青春的完整记录
		王昆仑 … 007
		训练与养成
		陈望南 … 009
		幸福的小白鼠
		张全欣 … 012
		独一无二的少年情怀
		谭亦芳 … 014
		静下心来写文章
		卞勇 … 016
		为有源头活水来
	韩云平 … 018	